2026年11月9日 星期一 邮箱:1358363113@qq.com
责 编(一 审):杨文静 二 审:李 冰 美 编:韦明芳
贵州民族报

“穿沙鱼”意象与诗学建构

——读冉正万《屯堡》

□ 卢艺婵

冉正万的长篇小说《屯堡》以明初“南北榜案”为切入口，引出“调北征南”军事移民史，织就了一部关于迁徙、乱世生存与精神安放的西南地域史诗。作品构造的“穿沙鱼”意象——出自贵州山野捕蛇人之口的土货，经作者反复点染与意义层累，最终成为解锁整部小说精神内核的诗学符号。

“鱼”的经典意象

“穿沙鱼”首次出场于小说第八章。主人公郝余良在阿嘎屯大垭口偶遇捕蛇人带他捉鱼，目睹水塘排干后，一种圆滚滚的无鳞黑鱼“感觉到危险立即钻进沙子，一点也不留恋，直到从另外一个水塘钻出来”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“困在塘里任人捉”的困塘鱼。捕蛇人一句“没有人捉不到的东西”，道破了明初乱世生存的残酷本相，也为“穿沙鱼”意象的后续升华埋下伏笔。

在中国文学传统中，“鱼”是内涵高度固化的经典意象，自《庄子·逍遥游》的鲲鱼起，便与“水”形成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。水是鱼的生存边界，也是其自由的基础。从汉乐府“遗我双鲤鱼”的情感载体，到柳宗元笔下“皆若空游无所依”的自由象征，再到“鱼跃龙门”的隐喻，传统鱼的意象与水可谓密不可分。

而《屯堡》中的“穿沙鱼”，则颠覆了传统意象预设。它打破了鱼不离水的刻板印象，重新定义了自由与生存的内涵。“穿沙鱼”的自由，是“与束缚共生”的接纳性从容，它不困于单个水塘，而是穿行在广阔的土地，将绝境转化为生存空间，昭示了一种与无常和解的生存可能，体现其原创价值。

“穿沙鱼”意象的跃迁

在小说叙事进程中，“穿沙鱼”完成了从生物习性到生命哲学的三重意义跃迁，形成了完整的意象闭环。

一是生存策略的隐喻。小说前半段，“穿沙鱼”首先指向一种具体的生存选择。周王朱橚两度遭流放，他未陷入权力争夺的死局，而是献身植物学，编撰《袖珍方》《救荒本草》，在皇权倾轧的缝隙中开辟一方天地。郝余良感慨：“朱橚是穿沙鱼，而他的兄弟们大多是困塘鱼，那些被杀的开国功臣则是砧板鱼。”三种鱼构成了完整的乱世生存谱系：砧板鱼对应权力游戏的牺牲品，困塘鱼对应困于规则的囚徒，穿沙鱼则对应在绝境中找到生存通道的妙人。

二是精神姿态的象征。随着叙事推进，“穿沙鱼”逐渐内化为人物的精神人格，意象本身也从具象的生存策略隐喻，升华为非对抗性的精神坚守象征。不与绝境正面冲撞，以柔软姿态留存生存空间。夏家青以刺绣搭建精神城池，汤老夫人以七年沉默保留自我，傅友德无碑的衣冠冢亦是如此。至此，“穿沙鱼”跳出被动逃生的具象层面，不再只是乱世中苟全性命的策略，而是一种在高压环境中保存尊严的精神范式。

三是生命哲学的完成。小说终章，年近古稀的郝余良坐在府学宫回廊上，生出感慨：“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享受着光阴之美，随时离开，像穿沙鱼一样钻到另外一个时空，没有半点遗憾”，至此，完成了意象的终极升华。此前的“穿沙”是面对危险的应激反应，此刻则化为主动、通透的生命姿态。将生命视作“穿沙鱼”，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终结，而是穿行的另一种方式。

“沙”的对应形态

“穿沙”的前提是找到“沙”。小说以细腻的书写，呈现了沙的多种形态及其对应的穿越方式，构成一部乱世谋生的微型图谱。

空间维度上，以远徙为穿沙。从京师到镇远，从石阡到婺川，郝余良的迁徙，勾勒出向权力边缘持续撤退的轨迹。小说中北盘江峡谷、阿嘎屯百丈悬崖、烟笼山密林等贵州地理风貌，绝非单纯的故事背景。它们以地理上的险远，隔绝了皇权的直接触达，为乱世中的个体提供了生存场域，是具象化的沙。郝余良以远离权力中枢为代价，换得从容把握自身生命的余裕。

知识维度上，以著述为穿沙。编撰《袖珍方》《救荒本草》是朱橚为自己在权力乱局中建造的一片安身之沙，后续由郝余良继承，继续补录与修订书本。他走遍阿嘎屯的山野角落，将贵州本土植物的民间命名、山野经验转化为可传承的文本，完成了知识层面的“穿沙”。

技艺维度上，以劳作为穿沙。夏家青是个被命运反复推搡的悲剧女子，在针线间找到了不被父权侵犯的精神领地，其绣品最终跨越数百年，成为明初移民史的鲜活证据。

语言维度上，以不言为穿沙。汤老夫人七年不语、傅家寨军士对郝安贵的隐忍……这些沉默、隐语与伪装，共同构成了乱世中的生存智慧。在这片化外之地中，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力量，它代表着拒绝附和强权体系，守护自身立场的态度。

小说同时以“失败的穿沙者”郝安贵，进一步丰富了意象内涵。他将毕生心力倾注于修筑高墙，坚信坚壁能将一切凶险隔绝在外，搞得军民怨声载道。当烟笼山的红盐映入眼帘，他误以为这便是挣脱困局的希望之沙，却未曾察觉，真正困住他的，是他自身的对抗性思维。最终，他为争夺盐泉诉诸暴力，在“我得不到的东西，别人也不能得到”的执念里，纵火焚毁盐泉，跃入火海，以极端方式毁灭自我。



“穿沙鱼”意象建构的成就及其更多可能性

《屯堡》的艺术成就在于“穿沙鱼”意象的完整创造与闭环建构。作者冉正万并未让这个意象停留在静态隐喻层面，而是让它成为贯穿全文、指引人物命运的参照系，从出场到终章升华，形成了完整的叙事链条，彰显了作者高度的艺术自觉。

更为难得的是，这一意象与贵州在地性形成了深度互嵌。小说中的贵州绝非风景化、奇观化的异域他者，而是历史、地理、民族、物产与人物命运紧密交织的生存现场。屯堡的石板房、古驿道的溜滑石级、阿嘎屯的百丈悬崖、本土植物的民间命名，无不深植于贵州的乡土现场。“穿沙鱼”的意象本身就源自贵州山野经验，它不是外来的隐喻强加，而是从这片土地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诗学体验，赋予了作品不可复制的地域根性与历史厚重感。同时，小说对明初屯堡制度、南北榜案、靖难之役等历史事件的精准还原，将宏大历史叙事与微观个体命运紧密编织，让“穿沙鱼”意象拥有了沉甸甸的历史重量。

同时，作品的叙事选择为“穿沙鱼”意象留下了丰富的拓展空间。当前小说除首尾少数章节外，绝大部分篇幅均以郝余良的单一视角推动叙事，这种叙事选择的优势突出，高度集中故事焦点，读者与主人公的认知同频，其困惑与成长始终牵引着读者的情绪，强化了情节的代入感。

而若能在此基础上适度打破单线叙事结构，在更多章节切换叙事视角，为不同人物的穿沙之路开辟独立叙事单元，让夏家青的刺绣人生、郝安贵的城墙执念、周王朱橚流放的心路历程、唐同仪的官场沉浮以第一视角展现，人物形象将更加鲜活，作品也将获得更为立体的艺术呈现。其一，多视角能够丰富十六余万字篇幅的叙事节奏，有效规避线性推进可能带来的审美疲劳；其二，多视角能够让作品的人物群像更具主体性与共情力。当前小说大部分人物的内心世界，多通过郝余良的外部观察间接呈现，读者始终以旁观者的视角见证其命运起落。若能扩展更多叙事空间，人物的穿沙之路将更具感染力，有助于进一步深化“穿沙鱼”意象的内涵与外延，让作品拥有更广阔的历史广度与人性深度。

总之，《屯堡》是一部兼具史诗野心与诗学自觉的作品，它试图通过一个人的迁徙史，写出一个时代的乱局，以及贵州这片土地与居民如何相互塑造。“穿沙鱼”意象的完整建构，为作品奠定了独有的诗学内核。而这一意象与贵州在地性的深度融合，则使小说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地域根性与历史厚度。尽管单线叙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的艺术上限，但意象本身的完成度，及其与贵州山川、民族、历史建立的联结，已足以让《屯堡》在贵州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谱系中，占据独特位置。

■ 卢艺婵，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，《法治贵州》责任编辑。

书香茶座

诗花烂漫

秋辞

□ 红尘一鹤

是冷雨中缓慢移动的车流？
是一城飘摇的灯火？
是身边经过的一张张陌生又模糊的脸庞？
城市的秋天
难以稳定成一个意象

不像在乡下
秋天
是露，从田埂爬上茅屋的那一片白
是旷野里，那一株落满鸟鸣的山楂树梢透出的几点红
是暮归的牛群漫过溪谷
是天上明晃晃的月亮
照着牛蹄窝里水汪汪的月亮

■ 红尘一鹤（笔名），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诗歌月报》《山花》《南风》等，合著诗集《云彩草书的丰沛》。

立冬帖（组诗）

□ 龙翔

一

挂在祖屋檐角的半盏残秋
一遍遍念叨着节气里
那些冒着热气的家长里短
村西的老树桩上，最后几片
难以离舍的叶，像旧时光
在风中，来回摇荡

落日等不回归乡的远客
慢慢拉长了夜的影子

晒坝上，夜色在加深
当灯影爬上每户人家窗棂
人间便满是晚饭的芬芳
还有一碗老土酒里
泛着乡音的俗常

二

霜花在夜色里结着痂，将时序
缝进村户人家的日子。万物
收起锋芒，蛰伏季节深处
等一场雪，沿着农历的根须
敲响新年的门扉

晾干的新苞米、稻粒、瓜果
是母亲最疼爱的孩子
天气转寒，母亲一个不落地
将它们收拾妥帖，夜里看上几遍
才安心睡下

檐下的农具瑟缩着身子
数着日子休眠。梦里都是
来年开春泥土的味道

三

风不断亮出锋刃，切割着
日子里枯萎的部分，也切割着
昔日那些空着的繁华

院墙外伸过头来的柿树
青叶落尽，干练的枝干上
几枚还未熟透的柿子，在夜里
举着小小的灯笼，点亮祖屋
每个日落月升的日子

青叶到柿果的距离，是整个夏天
到冬天的长度，也是我
与故乡近在咫尺的天涯

又起风了，柿果上的霜白
又深了一层。如同电话那头
母亲苇花一样的发丝，飘飞在
这个冬天的入口，那么轻柔
又那么凝重

■ 龙翔，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人民文学》《散文诗》《青年文学家》等。

秋水长天好抒怀

□ 杨德振

秋水长天，枫林尽染，遍地黄花，诗意盎然。为了不辜负这个美丽的季节，我徜徉在大山里寻微索幽，边走边看，逸兴遄飞，浮想联翩，写下了许多诗行。

黄昏时，当第一片枫叶打着旋儿飘落，当风里有了清冽的凉意，当天空变得高远、湛蓝而澄澈，我便不由自主地在家乡的大地上随意走动，拿起手机随意拍照，并打开手机的文档手写版，看到哪，写到哪，眼到心到之处，满眼处皆是秋色与诗意；秋天的指尖是温柔的、灵巧的，带着些许寂寥和清凉，却又饱满得像熟透的果实，丰硕而坚实；思绪更像流淌的河水，源源不断，一路欢腾，此起彼伏。我曾写过春天的繁花，写过夏日的蝉鸣，现在写秋水与长天，更觉得轻车熟路、美好加倍。

秋水像是秋天的眼睛。小山村外的那条小河，水变浅了，露出圆润、长满青苔的石头，水草在水底暗影浮动，像少女乌黑的长发，随潺潺流水一摇一摆地尽情舒展着，有点凌乱，让人忍不住真想把她扎成两个大辫子或束成一个马尾巴，也许这样就更加美丽动人了。水面映着天空，分不清哪是水，哪是天。风来时，涟漪荡开，把云的影子揉碎，又慢慢拼合，让人沉浸其中，近乎发呆。我常常坐在河边的石头上，看水鸟掠过，看夕阳把水面染成橘红。水是凉的，掬一捧在掌心，能感受到秋天的温度，水不冷，却让人特别清醒。我一边赏景一边写诗，想写出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意境，想写出水里的倒影比现实更美，可是总感觉笔力不逮，很难写到至臻至美。

长天是秋天的胸怀。天空变得格外高，云朵不再厚重，像被风吹散的棉絮，薄薄地铺开。雁阵南飞，排成人字，它们的叫声从云端落下，清亮而悠远。我站在田埂上，仰望这片天空，觉得自己渺小得像一粒尘埃。但我不悲伤，因为长天不仅容纳了我，连同我的孤独与思念也一并被它吞噬了。我在诗里写下：“你是一封天空寄来的信，字迹是云，句点是雁。”秋天让我学会了仰望和敬畏，还学会了在雄阔中找到自己渺小的位置。虽然人生已至暮秋，我不骄不躁，不疾不徐，不悲不喜，日子怎么过得顺心就怎么过，顺从己心，方得从容不迫。

秋天里，我写落叶。它们从树上飘下，有的金黄，有的火红，像蝴蝶一样完成最后的舞蹈。我在诗里写：“每一片落叶都是秋天的告别，轻如叹息，重如诺言。”我捡起一片夹在书里，让它干枯的脉络成为时间的印记。秋天教会我告别，不是悲伤的，而是带着成全与祝福的那种，我写道：“树叶落下，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树上，便落地为泥，紧紧簇拥和拱卫着树根，用自己的养分滋润着母体……”。

秋天里，我也写思念。秋风起时，远方的亲人是否添了衣裳？中秋月圆时，异乡的朋友是否也在看同一轮月亮？我把思念酿成诗，写进秋雨里，写进桂花香里。秋天的夜晚尤其适合想念，星星比夏天更亮，露水比白天更重。我关掉灯，让月光泻满房间，斜照在床上，诗意的火花四溅。有时秋月高悬时，尽管已到子夜，我索性披衣来到楼顶，搬张椅子坐下来，全身沐浴着月色；周围群山托举着我，蓝色天幕覆盖着我，秋风轻抚着我，月色笼罩着我，万物静止，我独自畅快地享受这种宁静安谧；我当即在诗里写道：“今夜的风，是否吹过你的窗台？今夜的皎月，是否也抚摸过你的秀发和脸庞？”可是，此时无人回应，天地虽大，人口虽多，谁能拥有此时同样的心境与诗意呢？然而现实观照是，忙碌的生活正侵蚀和删除掉了大部分人的浪漫情怀。

秋水养人，长天养心；身心既养，人必神清气爽、豁然开朗。我在这个秋天里写了许多诗行，每一首都像一片叶子，记录着季节的呼吸和时光的流转，既滋养人生，又丰盈年轮。我知道，秋天马上就会接近尾声，继而来的是凛冽的冬天，诗会泛黄和翻篇，但那种被秋水长天温柔包裹的感觉，将会永远留在诗行里，散发出无尽的芬芳。

■ 杨德振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广东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南方日报》《广州日报》等。

时光一页